

美国对美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应对^{*}

刘卫东

内容提要：美日两国对二战期间一些历史问题的定性一直没有取得共识，原有的分歧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再度表面化，尤其是两国围绕慰安妇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争端已经对美日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虽然价值因素在美国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美国国内的主流思潮一直主张应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规划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对策，因而采取了“积极旁观、适时介入”的原则，在努力避免成为相关方的同时，必要时也对日做出适当反应以控制局势，防止其干扰美国在亚太的整体布局。随着安倍政府追求国家正常化步伐的加快，美日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互动已影响到两国之间的互信，而美国对此的掌控能力也可能因此而下降。

关键词：美日关系 历史认识问题 对策

作者简介：刘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始终是影响其与亚洲邻国间关系的重要因素。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及各自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美国和日本之间在历史认识上的分歧也逐步表面化。作为日本唯一的盟国和当年的主要当事方，美国对于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态度不仅关系到美日同盟的前景，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认识美日关系、判断自身利益和战略选择的重要依据。因此，探明美国在美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态度和对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美日之间历史认识问题的回顾

美日存在分歧的历史问题主要涉及到对二战及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双方一

^{*} 感谢《当代亚太》匿名评审专家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些行为的定性。战后初期，日本的重点在于收回主权和经济复兴，尚无暇顾及历史问题。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知识精英开始反思对历史的解释。进入70年代，日本政府在教育领域恢复了战前的一些做法，1975年8月15日，三木武夫首相首次以“个人”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中曾根随后首次以首相身份参拜。但在80年代，日本政府在“大国化的过早尝试”中否定历史的行为因遭到邻国的抗议而有所收敛，当时美日不仅需要面对苏联这一共同威胁，而且两国在经贸、防卫费用和基地使用等现实问题上冲突不断，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尚未真正引起两国的关注。^①

90年代以来，二战受害者开始不断发起对日本政府的诉讼，^②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也因此引起更多关注。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历史认识问题在美日国内都成为讨论的热点。美国很多媒体都对质疑当年投放原子弹正当性的言论进行了批驳，一家航空博物馆在展出当年投弹飞机的部件时，其立场模糊的说明引起了美国二战老兵的抗议和国会的关注，导致该博物馆馆长辞职。^③ 日本国内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也日趋激烈，右翼组织征集了500万人的签名以阻止政府对外妥协，但村山富市首相排除阻力，敦促国会通过了反省日本侵略历史的“不战决议”，还倡议成立了亚洲妇女基金会，对前慰安妇进行赔偿。这一阶段美日民间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分歧开始表面化，但两国官方介入的程度有限。

2001年9月4日，美国学者史迪文（Steven C. Clemons）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根据解密档案，美国政府当年为尽快通过《旧金山和约》，曾施压各国放弃对日索赔，由此引发了大量民众聚集在和约签署50周年庆祝会场外举行抗议。9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要求国务院停止干涉前美军战俘通过司法途径要求日本赔偿的活动。^④ 但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一恐

① 1976年，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个航展上，参加轰炸广岛行动的蒂贝茨将军驾驶B29模仿了那次轰炸行动，广岛市长对此提出抗议。但此类行为并未涉及政府层面，且就事论事，影响有限。

② 1991~1999年，国际上至少出现了59起要求日本政府进行战争赔偿的诉讼。参见 Takashi Yoshida, “Scholarly Review: Historiography of the Asia-Pacific War in Japan”, *Online Encyclopedia of Mass Violence*, June 3, 2008.

③ Richard Goldstein, “Paul W. Tibbets Jr., Pilot of Enola Gay, Dies at 92”, *New York Times*, Nov. 2, 2007.

④ Steven C. Clemons, “Reflections on the POW Lawsuits”, *PRI Critique*, Vol. IX, Number 2, March 2002, http://www.jpri.org/publications/critiques/critique_IX_2.html.

怖袭击事件，在美国政府急需日本协助反恐的背景下，所有相关诉讼都被搁置。随后美日同盟不断强化，而日本挑战历史的行为也完全上升到政府层面，小泉政府不仅多次阻挠美国国会通过相关历史提案，他本人还连续6次参拜靖国神社。二战结束60周年之际，由355名日本议员组成的5个组织在敦促小泉参拜的同时，还寻求动员20万日本民众集体参拜。虽然一些美国议员对此进行了谴责，国会还再度确认了二战的历史地位，但美日官方之间仍未因历史问题直接发生正面冲突。

二、美国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关注的升级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美日官方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冲突不断升级，其层次之高、程度之剧及互动之频繁均史无前例，美国政府对日态度渐趋强硬。

（一）争端涉及的主要议题

1. 慰安妇问题

慰安妇一般指二战期间受到日本政府和军方强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外国妇女。美日对此争议的核心，在于日本政府是否参与了有组织的虐待活动以及是否必须承担责任。从1996年起，美国众议院就不断出现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提案，2006年的相关提案甚至通过了小组委员会的表决，但最终均受挫于日本的游说活动。2007年1月31日，民主党众议员麦克·本田（Michael Honda）联合同僚再次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提出“H. Res. 121”决议（本田议案），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以一种“清晰的、毫不含糊的方式正式予以承认、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日本首相也应以官方身份予以公开道歉”。^①此后，日本官员不断前往美国进行游说，试图阻止该提案的通过，时任首相安倍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也出尔反尔，受到美国媒体的集中谴责。2007年6月14日，包括44名议员在内的日本右翼人士在《华盛顿邮报》上刊出整版广告，再次否认慰安妇的存在和日本政府与其的关系，^②

^① 本田议案的原文参见“H. Res. 121: A Resolution Expressing the Sense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hat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text.xpd?bill=hr110-121>。

^② “The Facts about Comfort Women”, *Ad in Washington Post*, June 14, 2007, <http://www.rjkoehler.com/2007/06/18/more-on-the-comfort-women-ad/>。

引发了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一致谴责。6月22日，日本驻美大使加藤良三给美国众议院5名关键议员发出急信，表示通过这一决议将导致严重后果。^①这一威胁触怒了更多议员。6月26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39票对2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本田议案。7月30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予以口头表决通过。

此后，慰安妇问题暂时淡出了美日关系的范畴，但并未被彻底淡忘。据韩国媒体报道，2012年7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听取国务院高层官员汇报时，曾将其对“慰安妇”（comfort women）的称谓纠正为“被强迫的性奴”（enforced sex slaves）。^②华盛顿的尼尔森新闻（Nelson Report）声称，希拉里还要求在所有官方文件中都使用这一用词来代替日方的称谓。日本外相随即对此表示关注，而美国国务院对此事的真实性既不肯定也未否定。同年11月4日，由于对韩裔美国人设立在新泽西州一座小镇的慰安妇纪念碑不满，包括安倍在内的几十名日本议员在新泽西一家主要日报上刊登广告，继续宣称“没有证据表明设立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政府所为”，日方还以优厚交换条件要求当地议会拆除纪念碑，但遭到拒绝。^③2013年5月13日，大阪市长桥下彻称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保持军纪所必需，没有证据显示日本政府或军方直接采取了绑架或胁迫慰安妇的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对此表示，这一言论“无耻且令人愤怒”。^④众议员罗斯（Ed Royce）也表示：“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上升让人非常担忧，作为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主席，我强烈谴责（这一行为）。”^⑤2014年1月，在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并由奥巴马总统签署的“2014财年拨款法”

① 加藤宣称，“通过这一决议肯定会对我们当前深深的友谊、亲密的互信和广泛的合作造成持久的伤害，日本国会刚通过继续延长在伊拉克的《特别措施法》两年的决定，我们相信，日本在伊拉克的作用是不可分割的”。信件原文参见 <http://www.jiaponline.org/documents/KatoLetter22June07.pdf>。

② “Clinton says ‘Comfort Women’ should be Referred to as ‘Enforced Sex Slaves’”, *Japan Today*, Jul. 11, 2012.

③ 日本领事官员和国会议员表示，愿意为这个荒凉县城的图书馆捐献书籍，在大街上栽种日本樱花树，并采取措施提升日美关系。参见 Samantha Henry, “Tensions Linger in US over ‘Comfort women’ Plaques”, *Associated Press*, January 30, 2013.

④ Jen Psaki, *Daily Press Briefing*, Washington, D. C., May 16, 2013,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3/05/209511.htm#JAPAN>.

⑤ Pete Kasperowicz, “Lawmaker Condemns Japanese mayor’s Comments on WWII ‘Comfort women’”, *The Hill*, May 15, 2013, <http://thehill.com/blogs/floor-action/house/299897-lawmaker-condemns-japan-mayors-comments-on-wwii-comfort-women>.

□ 当代亚太

中，明确提及对众议院于 2007 年通过的本田议案的关注，同时敦促国务卿“鼓励日本政府解决决议中提及的问题”。^① 1 月 25 日，安倍新任命的日本放送协会（NHK）会长舛井胜人宣称，“哪个国家都有慰安妇问题”，^② 后其在内外压力下对上述言论表示“痛彻反省”，而安倍对此则表示不予置评。

2. 原子弹轰炸问题

关于二战中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一事的性质，美日之间一直存在争议。2007 年 6 月 30 日，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表示，美国的原子弹轰炸导致战争结束，这或许是无奈之举。^③ 这一言论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并迫使其辞职，但美国核不扩散特使罗伯特·约瑟夫（Robert Joseph）随即对此进行了确认：“大部分历史学家都会同意，原子弹的使用结束了可能继续残害数百万人生命的战争。”^④ 安倍于 7 月 4 日对此回应道，日本不能原谅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心情没有改变。^⑤ 7 月 10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有关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答辩书，谴责了投放原子弹的行为，但同时又表示日本政府不会就此向美国提出抗议。^⑥ 7 月 16 日，日本民间组织“审判投下原子弹的广岛国际民众法庭”判决罗斯福、杜鲁门等 15 名美国人有罪。2014 年 2 月 3 日，担任 NHK 经营委员的百田尚树在为东京都知事候选人发表助选演说时称，二战中美军实施的东京大轰炸和投放原子弹是“大屠杀”，并称“东京审判就是为了对此加以掩盖”。美驻日使馆发言人称其发言“违反常识”，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身处负责地位的人努力避免做出有煽动地区紧张之嫌的发言”，^⑦ 并拒绝了 NHK 对美国驻日大使的采访要求。

① Park Hyun, “Bill Related to Comfort Women Passed in US Congress”, Jan 17, 2014, http://www.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international/620209.html.

② 《日本 NHK 会长称慰安妇问题哪都有 改口称不恰当》，中国新闻网，2014 年 1 月 27 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4/01-27/5787946.shtml>。

③ “Japanese Official Apologizes for Atomic Bomb Comment”, *Associated Press*, July 1, 2007.

④ “LEAD: Japan to Confirm U. S. Envoy’s A-bomb Remarks, No Protest Yet”, July 4, 2007, <http://www.thefreelibrary.com/LEAD%3A+Japan+to+confirm+U.S.+envoy's+A-bomb+remarks,+no+protest+yet.-a0166532409>.

⑤ 《安倍称日本不能原谅美国投放原子弹》，搜狐新闻，2007 年 7 月 5 日，<http://news.sohu.com/20070705/n250909550.shtml>。

⑥ “Japan will not seek US atomic bomb apology”, *The Guardian*, July 1, 2007,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7/jul/02/secondworldwar.japan>.

⑦ Takashi Oshima, “U. S. State Department calls remarks by NHK governor ‘preposterous’”, *Asahi Shimbun*, February 08, 2014, 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402080054.

3. 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美国官员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历来很少公开表态。2005年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压力开始增强。同年7月15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海德（Henry Hyde）提出的“191号决议案”以399对0的表决结果通过，再度确认了东京审判的结果，包括对日本领导人“反人类罪”的判决。^①10月20日，海德致函加藤良三，抗议小泉及100多名日本议员参拜靖国神社。2006年4月，海德致信美国众议院议长，提出6月访美的小泉若想在国会发表演讲，就必须停止参拜靖国神社，^②导致小泉在国会演讲的计划搁浅。同年9月14日，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首次举行“日本历史问题听证会”，发言议员严厉批评日本国内否定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犯的行为。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方修改了靖国神社中涉美部分的说明。

小泉之后的历任日本首相对参拜靖国神社都非常慎重，但安倍在再度竞选首相之际一直表示对自己在首任内未能参拜“痛恨至极”。2012年10月安倍当选自民党总裁后，立即参拜了靖国神社。成为首相后，其曾分别希望在职次日和2013年秋祭大典时前往参拜，但因遭到下属的劝阻而未能成行。^③其间美方一再通过各种方式暗示安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著名的知日派前官员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均发文，希望安倍慎重应对。2013年10月，前往东京参加“2+2”会谈的美国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和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l）主动前往没有宗教和民族主义色彩的千鸟渊公墓献花，随后访日的副总统拜登（Joe Biden）明确希望安倍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但这些都未动摇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信念，他还是于就职一周年的2013年年底参拜了靖国神社，而且没有事先通知美国。美国驻日使馆于参拜当日在其官网发表声明，称“日本是美国有价值的盟友，但是美国对日本领导人的此次行为表示失望，此举将恶化日本与其邻国的关系。美国希望日本及其邻国

① Mark Manyin, “Japan-U. 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31, 2006,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military/library/report/crs/46431.pdf>, p. 16.

② “US Lawmaker Concerned about Japan PM Shrine Visits”, *Reuters News*, May 17, 2006.

③ 清水真人：《安倍两次参拜受阻的内幕》，日经中文网，2013年12月30日，<http://cn.nikkei.com/columnviewpoint/column/7518-20131230.html>。

□ 当代亚太

能就敏感的历史问题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改善双边关系，并以合作姿态实现推进地区和平稳定的目标”。^①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于 2013 年 12 月 30 日重申“我们选择的词汇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我们与白宫的同事始终在沟通”，暗示这也反映了白宫的想法。^②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还取消了与日本防卫大臣预约的电话交谈。日本政府随后派出多名官员去华盛顿进行解释，而美方一方面坚持对于参拜的负面评价，另一方面也迅速恢复了两国间的议事日程，并在随后与日方官员的接触中不再主动提及参拜问题。按照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的话说，就是“事情已经过去了”。^③

4. 美军战俘问题

二战期间有大量美军战俘受到日本军队和企业的虐待，这些战俘一直希望能得到日方的道歉和赔偿，但美日两国政府对此都很消极，直到近年才有所进展。2009 年 5 月，日本驻美大使参加了“巴丹和科雷吉多美国卫士”组织的会议，对美军战俘的遭遇发表了一个得到日本内阁首肯的道歉。在奥巴马政府的支持鼓励下，日本政府于 2010 年通过“美日战俘友好项目”资助前美军战俘及其直系亲属前往日本，接受时任外相和其他官员的道歉，并参观他们所在战俘营的地点，这一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年。美国国会还提出了三个提案，感谢日本政府的道歉及安排访问的举动，并鼓励相关的日本公司也为其战时行为道歉。

（二）美国对日本态度渐趋强硬的原因

近年来美国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有其复杂的国内外背景。

首先，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挑衅姿态令美国难以继续回避。进入 21 世纪，在与邻国的历史争端中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膨胀，导致美国也不断被牵扯进相关争议。有日本学者认为：“二战结束时联军报复性地剥夺了日本人表述历史的权利，使他们怨恨不已。尽管谴责日本战争罪行的亚洲国家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第一假想敌，但美国把‘胜者为王’的正义观强加于日

^① “Statement on Prime Minister Abe’s December 26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December 26, 2013, <http://japan.usembassy.gov/e/p/tp-20131226-01.html>.

^② Marie Harf, *Daily Press Briefing*, Washington, D.C., December 30, 2013, <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3/12/219160.htm>.

^③ 吉野直也：《美国前副国务卿谈安倍参拜：It is over》，日经中文网，2014 年 1 月 9 日，<http://cn.nikkei.com/politicaeconomy/politicasociety/7635-20140109.html>。

本，也同样受到了他们的公然抨击。”^① 安倍多次宣称“和平宪法再好也是外国强加的”，“历史要由历史学家来书写”，并曾提出拒绝东京战争法庭的判决，^② 甚至有意修改“村山谈话”精神。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日本政府是否准备放弃《旧金山和约》第 11 条中“日本接受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一承诺。^③ 在美国看来，这要比单纯的参拜、修改教科书等行为更加危险，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当前美日关系架构的合法性，因此美方需要明确表明态度。

其次，日本拘泥于涉及到普世道的历史问题，迫使美国不得不表态。小泉时期与邻国的纠纷主要集中于参拜靖国神社与教科书问题，这些议题在美国国内并不敏感；而安倍时期日本否认史实的焦点则转到慰安妇问题上。在美国人看来，慰安妇问题并非亲日反日的问题，而是个有关公平正义的问题。美国议员以前曾多次就此谴责日本，而日本官员不仅拒绝收敛自己，反而一再出尔反尔、否认事实，肆意侮辱曾饱受摧残的受害者，还指责美国自己也不清白，这是美国无论哪个党派当政都无法容忍的。共和党内主流的保守派与民主党内的人权派都对此深怀不满，尤其是在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已形成共识且对日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④ 美国作为对日本最有影响的国家和当年的盟军首领，如果此时还始终保持沉默则必然会损害其国家形象，也无益于其在全球的人权外交和推广民主的努力。

再次，从现实利益的角度，美国必须有所作为。当前亚太已成为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地区，其形势也最为错综复杂。中美合作与相互防范的同步增长，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甚至有因领土争端而出现军事冲突的风险，朝鲜更具挑衅性且其内政更为扑朔迷离，韩日争端制约了美国在东亚联盟体系的效能，这些都对美国构成了严峻挑战，它比以往更需要维持亚洲地区的稳定，

① 西崎文子：《全球性超级大国还是民主典范——后冷战时代日本的美观》，载《国际政治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85 页。

② Christian Caryl, “The Burden of Japan”, *Newsweek*, April 30, 2007, p. 33.

③ Larry Nicksch, “Japanese Military’s Comfort Women System”,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3, 2007, <http://japanfocus.org/data/CRS%20Comfort%20Women%203%20Apr%2007.pdf>, p. 22.

④ 2000 年和 2001 年，“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分别在东京和海牙模拟开庭，判决天皇应为慰安妇问题承担责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及大赦国际公开要求日本向前慰安妇道歉并赔偿；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荷兰和加拿大等国政府纷纷谴责日本否认历史的行为，加拿大、荷兰和欧洲议会还先后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的决议。

□ 当代亚太

希望再平衡战略能够得到顺利实施，期待局势的发展能够处于可控状态，因此，对于任何可能干扰自身意图的外部举动都很敏感，尤其不能容忍其盟国使局势复杂化的言行。实际上，美国对日本主动利用历史问题挑战邻国所致的地区局势紧张的担心远远超过对历史认识本身的关注，美国官方的言论均强调解决历史问题是为了维护地区稳定。安倍参拜之日正值美国的圣诞夜，据称很多国务院和白宫的相关官员都临时中止了与家人的晚餐来紧急应对此事。^①从亚洲地区的安定大局考虑，美国政府不会允许日本不负责任地肆意激化历史矛盾。

最后，人为因素的作用。小泉在小布什执政期间对其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美日首脑密切的个人关系使得两国间的各种矛盾都被掩盖起来。^②而安倍则不同，他不仅要对本国的历史观进行全面反省，因而被称为日本最危险的政治家，^③而且在外交姿态上对美国的重视也不够。^④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其与奥巴马的个人关系完全无法与小布什和小泉的关系相比，这在美日两国都广为人知。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两人分属保守派和自由派因而互不投缘；^⑤还有人认为安倍不认同奥巴马的个人背景。^⑥加之美国很多的知日派都对安倍的言行不满，使得美国调整表态所面临的内部阻力也大大减小。

三、美国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态度

对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美国开始一直以与己无关为由拒绝介入；在意识到这可能影响其亚太布局后，美国开始以调停人的角色有限介入以控制

① 吉野直也：《谁主导了“失望”声明？》，日经中文网，2014年1月21日，<http://cn.nikkei.com/politics/economy/politics/society/7759-20140121.html>。

② 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2004年小布什宣称美国拥有日本这个“关系近得不能再近的盟国”，参见“Japan, U. S. Celebrate First Treaty”, *Japan Times*, Apr. 4, 2004。据称小泉任内被美国拒绝的事情仅有两例。参见嘉文·麦考马克：《附庸国》，于占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页。

③ Bryan Walsh, “The Abe Enigma”, *Time*, Sep. 11, 2006, p. 16.

④ 如安倍首次上任7个月后才访美；其防务大臣曾公开批评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在慰安妇问题上一再忽视美国的暗示和告诫等。

⑤ 这一认识来自笔者在2013年11月与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一位学者的交流。

⑥ 日本首任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演讲时说：“奥巴马是市民运动家，对外交不感兴趣。”安倍也认同谷内的观点。参见《日刊认为美国任命肯尼迪为驻日大使难以弥合日美分歧》，<http://www.cetin.net.cn/cetin2/servlet/cetin/action/HtmlDocumentAction; jsessionid = 52245D393B0BD0ECFA535A7282E0CB27? baseid = 1&-docno = 558578>。

各方冲突烈度；近年来由于担心日本的修正主义言行有可能直接损害美国的利益，所以开始明确表态。

（一）美国政府在利益方面的考虑

从现实看，无论是美国政府以前对日本的纵容，还是近期对日批评的加强，都缘于其对自身在历史议题上的利益判断。首先，历史认识争端不是美日之间的主要问题，历届日本政府否定史实涉及到的对象主要是其邻国而非美国，日本国内质疑美国历史地位与作用的声音也绝非主流，因此美国不必对日本二战的行为大力谴责。^① 其次，日本的战略价值不会因其在历史问题上的反复无常而受到明显削弱，利用和维护同盟始终是美国规划对日战略时的核心依据和基本前提。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思想家一致认为，必须发挥日本的安全作用，这是当前占压倒优势的观点。^② 美日之间的所有争议都必须被置于这一框架下来处理，历史问题也不例外。再次，日本与其邻国尤其是中国之间存在历史认识争端，不仅免除了美国对中日建立排美的“东亚共同体”的担忧，而且还迫使相互对抗中的中日均不得不重视对美关系，从而强化美国“域外平衡者”的优势地位。如果能避免韩日矛盾的升级并控制好中日冲突的强度，则日本的历史问题就可以为美所用。但是，在美国重新评估其亚洲政策的时候，好像把与日本的合作看成是理所当然、无需担心的，尤其在亚太再平衡的背景下，美国认为面临类似外部挑战的盟友日本理应在认识和行动上都与自己保持一致。然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挑衅，不仅导致美国面临被卷入与己无关冲突的风险，而且“如果把过去的那场战争正当化，势必同曾与日本作战的美国的史观对立起来，那么在对历史做不同解释的基础上就无法建立稳定的同盟”。^③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认为，日本是“难以预料和危险的”。^④ 而美国国会研究局在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后的最新报告中也声称：“这清楚证明了其（安倍）作为促使日美关系复杂化的领导

① James R. Lilley, “All Not Quiet on the Eastern Front”, AEI Online, April 20, 2005, <http://www.aei.org/issue/foreign-and-defense-policy/regional/asia/all-not-quiet-on-the-eastern-front-issue/>.

② G. John Ikenberry, “Japan’s History Problem”,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7, 2006, p. A25.

③ 《美专家：历史问题同样影响美日关系》，新华网，2006年5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6-05/01/content_4498030.htm。

④ 戴维·皮林：《安倍晋三让美国后悔》，载《金融时报》（中文版）2014年2月2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4917?full=y>。

□ 当代亚太

人的本质。”^① 因此，美国必须在日本对其构成进一步挑战前对日本进行适当约束，毕竟对于历史问题的争论并非来自历史，而是面向未来。^②

（二）价值观因素在美国认识历史问题方面的作用

美国外交中一直折射出明显的道德主义倾向。曾任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的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表示：“美国人不具有共同的历史、种族、语言和宗教，这一点使得美国的价值、信仰和目标更易成为中心，它们是我们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美利坚民族是通过信条来界定的……政府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权利作为首要目标的，保护这些权利并把它们扩大到其他民族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合法目的。”^③ 正是这一观念使得美国将推广民主自由人权视为自己的天赋使命，克林顿时期美国政府甚至将价值观外交确立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在外交政策中赋予了价值观如此重大的分量。^④ 而日本的价值体系则建立在以天皇为核心的神道教的基础之上，日本国民对于其他所有的人类，也就是日本人以外的包括亚洲人在内的非白人的态度和西方人的种族主义相同，也是充满了傲慢与蔑视。^⑤ 近年来日本政界的右倾化趋势不断加剧，以安倍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反对“自虐史观”，试图找回传统的、帝国时代的日本价值，呼吁教科书要灌输大和民族自豪感和所谓“正确的”历史，回到往昔那个纯粹的、光明的和优越的日本，即日本人是天皇为中心的、上天选定的、卓越的和半神的优越民族。^⑥ 他们不能容忍日本的历史形象不够光彩，不断美化日本政府和军人的历史行为，并不惜为此而强行修改历史解释，甚至对历史受害者进行抹黑。因此，从人权关注的角度来看，美日之间存在明显的认识差异。

^① Emma Chanlett-Avery, “Japan-U. 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0, 2014, <http://mansfieldfdn.org/mfdn2011/wp-content/uploads/2014/02/USJ.Feb14.RL33436.pdf>, p. 5.

^② “Perceptions of U. S. Foreign Policy in East Asia”, CNAPS Visiting Fellow Presenta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ne 28, 2006, <http://www3.brookings.edu/comm/events/20070628.pdf>, p. 26.

^③ 周琪主编：《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0页。

^④ 美国国会在通过慰安妇议案后不久，不顾小布什政府的强烈反对，通过了谴责奥斯曼帝国1915年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的决议，引起土耳其政府的强烈反应。参见 Peter Baker, “Free-Trade Fight Reflects Broader Battle”, *Washington Post*, Oct. 12, 2007, p. A4. 美国因现任盟友的历史作为违背了自身的价值观，就对其进行批判，这种做法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⑤ 松田武：《战后美国在日本的软实力》，金琼轩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95~96页。

^⑥ 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第14~15页。

一般来说，美国对于日本修改历史解释并不关注，可是一旦涉及到与自身价值观相悖的人权问题，美国就无法再压抑自己的道义冲动。正如外交评论家手岛龙一所言：“在美国看来，日美同盟不单是军事同盟，日美是由相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① 尤其是在注重价值考虑的国会内部，对于日本历史问题的容忍程度明显低于行政部门。在2007年通过慰安妇提案时，美国国会就明确将此视为一个人权议题，本田议员也一再敦促日本政府将慰安妇问题视为一个人权问题，而不是国家间的政治斗争。^② 就连积极倡导在美国各地修建慰安妇纪念碑的韩裔群体也一再强调这属于人权和正义的问题，而不是故意冒犯日本。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同样也涉及到价值因素。虽然小泉多次参拜，但在国会答辩时他就甲级战犯问题明确表示：“我认为他们是罪人。”而安倍第一任期内在国会答辩时表示：“从国内法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是战争罪人。”其再次任首相后在国会答辩时，甚至对东京审判的正当性表示怀疑，称其为“胜者的断罪”。^③ 这在美国看来是混淆黑白、善恶不分的行为，是自认为公平正义化身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接受的，即使是盟国，美国也不会允许其对已经定性的问题再来翻案，尤其是当这一定性是由美国主导时。

（三）现实需求远远重于价值判断

美日围绕着历史认识问题的争端体现出一个明显特点，即争端虽围绕历史问题展开，但无论是对美日同盟影响最大的议题（如“美制”宪法、原子弹轰炸），还是美国老兵最关注的议题（如“巴丹死亡行军”、强迫劳动的赔偿），都不是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相反却是与其关系不大且对日本的直接利益影响不大的慰安妇与参拜议题成为争论的焦点。慰安妇问题本不涉及美国公民，当年美国情报部门已掌握了相关信息，但远东军事法庭仍没有因此而惩罚任何日本领导人。^④ 对于前慰安妇在美国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的诉讼，

① 《日本媒体称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超出美国容忍限度》，搜狐网，2006年9月20日，<http://news.sohu.com/20060922/n245484934.shtml>。

② Eric Johnston, “U. S. Lawmaker Pushes Japan to Treat ‘Comfort Women’ as Human Rights Issue”, *Japan Times*, Mar. 6, 2014.

③ “PM Abe says WWII war crime trials were just ‘victors’ justice”, *The Japan Daily Press*, Mar 15, 2013, <http://japandailynews.com/pm-abe-says-wwii-war-crime-trials-were-just-victors-justice-1525189/>.

④ C. Sarah Soh, “Japan’s Responsibility Toward Comfort Women Survivors”, JPRI Working Paper No. 77, May 2001, <http://www.jpri.or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77.html>.

□ 当代亚太

小布什政府表示“赞同其主张将对总统处理国际关系的能力造成冲击”，美国最高法院最终也接受了这种观点。^① 即使在以关注人权问题著称的国会内部，虽在日本从未向其受害者道歉的问题上没有争议，但主要的反对意见却集中于“质疑另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否属于美国国会的工作”。^② 这显然不是美国国会典型的行事风格。一名民主党参议员还两次向众议院施压，以可能损害同盟为由要求不要通过本田议案。^③ 而安倍不顾劝阻强行参拜之所以令美国“失望”，是因为此举“使日本与邻国的关系恶化”，美国对“任何导致地区气氛更为困难的举动感到失望”。^④ 国会在批评安倍的同时，要求日本“以合作姿态实现推进地区和平稳定的目标”。克里更是直白表示“希望韩国和日本把历史放在身后，尤其在面对朝鲜的核威胁时要保持有活力的三边合作”。^⑤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可以发现，美国表态的力度基本随动于其对历史问题干扰美国亚洲战略程度的判断，而与历史争端本身的激烈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反恐，对小泉的参拜非常低调；而安倍参拜正值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点已转向亚太，所以做出的反应会更强烈。相对于主要关注慰安妇问题的国会，行政部门重点关注参拜问题，也是因为后者在相关国家引发的反应要比慰安妇问题严重得多，对美国外交的直接影响也更为显著。虽然价值因素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价值考虑仍然要服从于作为美国首要决策依据的利益判断。^⑥ 二战老兵赔偿是典型的人权与人道问题，但美国国务院和司法系统一直以《旧金山和约》的规定为由，支持日本政府没有赔偿义务的主张。^⑦ 即使最关注人权问题的国

① Larry Niksch, “Japanese Military’s Comfort Women System”, p. 20.

② Mindy Kotler, “Comfort Women, US-Japan Historic Justice and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 Washington Note*, Jul. 30, 2007, http://washingtonnote.com/guest_post_by_m/.

③ 参见 <http://www.jiaponline.org/documents/InouyeLetterMar507.pdf>; 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 S8789, July 9, 2007, http://frwebgate.access.gpo.gov/cgi-bin/getpage.cgi?dbname=2007_record&page=S8789&position=all.

④ Paul Jackson, “Caroline Kennedy Says Tokyo, Seoul Should Work Out Differences”, *Wall Street Journal*, Mar. 6, 2014.

⑤ “Kerry Urges South Korea, Japan to ‘Put History Behind Them’”, Feb. 13, 2014, <http://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pacific/kerry-urges-s-korea-japan/996806.html>.

⑥ 高程认为，当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现实利益出现冲突时，“例外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力。参见高程：《美国对外政策的驱动力：物质利益至上？》，载《美国研究》2012年第2期，第82~96页。美国政府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应对不过是再次验证了这一判定。

⑦ Mark Manyin, “Japan-U. 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p. 6.

会也同样消极，2001年本田提出要求日本公司赔偿前盟军战俘的议案，2005年有人提出的“巴丹死亡行军”幸存者应得到赔偿的二战老兵议案，^①都没有得到国会的任何回应。

四、美国政府的相关对策

鉴于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已对美国的亚洲战略构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近年来美国加大了对此的关注，并开始更为积极地应对。

第一，秉持“积极旁观、适时介入”的原则，平时尽量避免轻易卷入，需要介入时则当机立断。在日本历史问题上，美国政府的表态非常低调，能不表态就不表态，即使被迫表态也基本都在强调模糊原则，努力避免被轻易卷入。小布什在被问及与小泉见面是否会谈及参拜问题时答道：“如果他想谈，我也乐意谈。”同时一再强调小泉是位聪明的外交家，暗示其不需要外界的建议。^②奥巴马对日本历史问题则一直没有正面表态，直到不久前访问韩国时才首次在慰安妇问题上有所触及。前国安会官员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指出了其根本原因：“就这些敏感的历史问题促成一项决议对美国没有什么好处。”^③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非常关注日本历史问题引发冲突的性质与烈度，日方出现过分的言行时，美方往往会利用各种方式暗示其收敛，如果日方对此忽视或出现误判而导致局势超出了可以接受的程度，美国就会迅速做出公开反应，传递出明白无误的信息，甚至不惜使用升级的言辞来警告日本政府，不要因为美国一贯的低调就忽略其建议。2007年初美国国会在慰安妇问题上一直比较低调，但日本官方并不在意美国内舆论持续增多的批评，出尔反尔，甚至不断发出强硬挑衅，导致国会以高票迅速通过对日谴责的提案。2013年在参拜问题上美国开始也仅限于对日本发出暗示，随后副总统拜登则在电话中明确告诫安倍“不应前往参拜”，安倍当时未置可否，但两周后即行参拜，美国驻日使馆当天即发出公开强硬表态，据称这就是由

^① Mark Manyin, “Japan-U. 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p. 17.

^② “Interview of the President by NHK Television”, November 8, 2005,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5/11/20051108-5>.

^③ Norimitsu Onishi, “Race to Lead Japan May Turn on Asia Ties”, *New York Times*, June 4, 2006, p. 20.

拜登主导的。^①

第二，始终强调“日本应与有关国家协商解决争端”，极力避免成为日本历史问题的相关方，以超然的姿态换取灵活的处境。在美国政府官员就日本历史问题所做出的公开表态中，总是强调希望日本与其邻国通过协商解决历史争端，这已成为一种例行公事般的说辞。小布什在谈到靖国神社问题时表示：“看来我合适的作用，是提醒我们这一地区的朋友，应该克服过去，这对于迎接一个美好的未来是必须的。”^②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enry Rumsfeld）则宣称：“我想我们最好把这个问题留给那个地区的人们去解决吧，他们不需要我的建议。”^③ 奥巴马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国安会官员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 Russel）也表示：“我们的立场从来都是鼓励日本采取措施以塑造与其邻居更好的关系，同时我们期待其他国家也会对日本政府采取的积极的建设性举措做出回应。”^④ 美国驻日大使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在接受日本 NHK 采访时，在批评安倍参拜的同时，也强调希望日韩加强合作，声称奥巴马会对两国取得的进展感到高兴。^⑤ 奥巴马的亚洲四国之行前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妮佛·普萨基（Jennifer Psaki）表示，美国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通过对话，以友好的方式消除（各国）对日本历史问题的疑虑”。^⑥ 维持自身的“仲裁者”角色，把历史问题争端局限于亚洲内部，避免被视为当事方，已然成为美国应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基本方针。

第三，从大局出发控制对日表态的分寸。美国在日本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历来都很慎重，几乎总是只有在日本发出过分挑衅言辞后才做出反应，且总是采用暗示而非明示的方式予以劝诫，在批评的同时又肯定日本的积极作用，并注意适可而止，避免让争议影响两国的正常议程。在通过本田议案

① 吉野直也：《谁主导了美国“失望”声明》。

② Interview With Japan's NHK Television, November 8, 2005, <http://www.gpo.gov/fdsys/pkg/PPP-2005-book2/pdf/PPP-2005-book2-doc-pg1681.pdf>, p. 1682.

③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Secretary Rumsfeld and Minister Najib following the Bilateral Meeting at Singapore”, June 4, 2006, <http://www.defenselink.mil/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transcriptid=10>.

④ Press Briefing on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Abe of Japan, February 21, 2013,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2/21/press-briefing-visit-prime-minister-abe-japan>.

⑤ Paul Jackson, “Caroline Kennedy Says Tokyo, Seoul Should Work Out Differences”.

⑥ “U. S. Hopes Japan Will Resolve History Issues with Neighbors”, *Kyodo News*, April 4, 2014.

时，所有投赞成票的议员在谴责日本政府的同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无意冒犯日本民众，希望长久维持美日同盟；在为缓和语气而经多次润色的本田决议最终版本里使用的词汇，没有比“应该”和“众议院意识到”之类更强烈的表述，通过的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口头表决；通过决议的次日，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又通过了确认日本为美国的关键盟友、称赞日本对亚太稳定的积极作用、感谢日本在全球反恐中所做贡献的另一个决议，联属者中也包括本田本人。^① 在通过暗含批评日本的 2014 年度拨款法案之后，国会也再度对日本在解决美军驻日基地问题上的配合予以褒扬。而行政部门的表态则更慎重，在本田案议通过的次日，白宫发言人斯诺（Tony Snow）就宣称“目前我不站在任何一边”。^② 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John Dimitri Negroponte）则表示，我们没有牵扯进那个讨论……本田决议不会影响美日之间基础牢固的友谊。^③ 在安倍不顾劝阻参拜后，美方首次使用“失望”一词表达不满，但国务院明确否认了曾私下要求安倍承诺今后不再参拜的媒体报道。^④ 连设立了慰安妇纪念碑的新泽西某市的议会也表态称：“我们设立纪念碑不是反日本政府，而是亲慰安妇。”^⑤ 虽然在保守派看来，与日本的民族主义领袖过分接近可能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利益，^⑥ 但美国政府更大的担心则来自于日本会因遭受指责而减少其对美国的忠诚，这带给美国的直接损害显然要大于历史认识争议带来的潜在影响，因而美方会尽量在日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主张。

第四，利用同盟机制管理双边争端，防止美日冲突被外界利用。对于日本存在的历史认识问题，美国主要是在同盟机制内部进行协调，通过与

① 这一由共和党议员于 6 月 21 日提出的议案于 7 月 31 日在众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通过，随后于 9 月 5 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全票通过。参见 <http://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xpd?bill=hr110-508>；“House Panel OKs Pro-Japan Resolution”，*Japan Times*，Aug. 2，2007。

② “U. S Support Valued Ally Abe, Mum on Comfort Women Row”，*Agence France-Presse*，July 31，2007。

③ John Negroponte，“Remarks at Press Conference in Tokyo”，August 3，2007，<http://www.state.gov/s/d/2007/90077.htm>。

④ Jen Psaki，*Daily Press Briefing*，Washington，D.C.，January 27，2014，<http://www.state.gov/r/pa/prs/dpb/2014/01/220685.htm>。

⑤ Samantha Henry，“Tensions Linger in US over ‘Comfort Women’ Plaques”，*Associated Press*，January 30，2013。

⑥ Norimitsu Onishi，“A Congressman Faces Foes in Japan as He Seeks an Apology”，*New York Times*，May 12，2007。

□ 当代亚太

日本的私下沟通来阻止事态的升级，努力避免公开批评日本，以防他国利用美日纠纷从中分化。即使需要做出公开表态，随后也会主动强调“日本是美国的盟国，是亲密的合作伙伴。这不会改变”，^① 试图以此来表明，美日之间的冲突属于同盟的内部事务，美国是基于对自身价值和利益的判断而做出的反应，批评日本既不意味着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改变，也不表明其转而站在日本对手的一边，相反却可能在涉及到同盟职能的其他议题上提升对日本的支持力度，^② 传递出无论美日之间存在怎样的分歧，同盟都依然稳固如初的明确信息，以此来打消外界利用美日分歧对同盟进行分化的可能意图。

第五，回避或搁置对日本历史问题的彻底解决。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仅限于适时表态而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对于日本政府的消极抵制也基本无动于衷，只满足于通过施压阻止其言行继续干扰美国的亚洲战略，而并不试图彻底解决历史问题，这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首先，美国对日本形成错误的历史认识负有很大责任。战后不对天皇追责、没有根除旧官僚财阀的影响、放弃对日索赔等应时行为为日后日本否定历史提供了制度和心理基础，但美国现在还没有检讨自己的勇气。其次，美国缺乏内在动力。对于与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国内并无如面对贸易争端时那样的强烈诉求，政府公开阻挠、国会被动应对、民意缺乏共鸣，^③ 归根结底在于普通美国民众没有“切肤之痛”，尤其是随着经历过战争和大屠杀的海德与兰托斯（Thomas Peter Lantos）等关键人物的退出，美国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为淡漠，导致其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不足。再次，担心深究历

^① “Statement on Prime Minister Abe’s December 26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December 26, 2013, <http://japan.usembassy.gov/e/p/tp-20131226-01.html>; “Deputy Secretary Burns at Media Round Table in Tokyo”, 24 January 2014, <http://translations.state.gov/st/english/texttrans/2014/01/20140127291660.html#ixzz3H7HOZl4U>.

^② 在对安倍参拜表示失望之后，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表态却愈发倾向于日本，如奥巴马在2014年4月的亚洲之行中首次表态，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并且在没有获得日本在TPP问题上的回报的前提下，两次重申这一态度；而历来表态慎重的军方人士——美国驻冲绳司令——甚至表示，一旦接到命令，不用出兵就可轻易夺回被中国占领的钓鱼岛。参见《美军表态若中国攻占钓鱼岛将助力消灭解放军》，新浪网，2014年4月14日，<http://news.sina.com.cn/w/2014-04-14/080029927935.shtml>。

^③ 加州出现慰安妇纪念碑以后，一名居住在德克萨斯州的美国白人在白宫网站上发起请愿活动，要求对其进行拆除，30天内争取到的支持民众已超过10万人，迫使白宫做出表态。

史会影响现实大局，不仅对同盟的稳定造成冲击，还会使亚洲的国家间关系更为复杂，朝鲜和中国都会对日本更加强硬，^① 这对美国并无益处。最后，美国自身也有难言之隐。二战结束后日本当局为了减少占领军强奸日本妇女案件的发生，设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这一场所，公开招募妇女对占领军从事性服务。^② 1945年8月27日，东京建立了第一个美军慰安所，应征者达到了7万人的上限，但报纸禁止刊发任何相关信息。^③ 美国媒体也对此进行过报道。^④ 这显然会增加美国追究日本历史问题时的顾虑。

五、结 论

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在从日本与邻国之间逐渐扩散到日本与美国之间以来，美日就此产生冲突的频度与强度都有所提升。不过总的来看，由于美日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当前双方的分歧并不涉及日本与亚洲邻国间那样的地位竞争与领土资源冲突，历史议题在两国国内也缺乏像经贸纠纷那样的民间关注，加之两国间的冲突妥协机制相对成熟，所以历史问题尚不属于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议题，已经出现的冲突暂时也不会影响美日合作的大局。

美国一直试图采取“积极旁观、适时介入”的原则来应对日本的历史问题。目前为止，真正意义上的官方表态并不多见，往往是在无法继续沉默之后才做出必要的反应，而且对效果的期待相对局限，这一有的放矢的做法一般都可以起到制约作用。在美方作出公开表态后，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挑衅基本上都会暂时有所收敛，美国的相关对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达到主要的预期目的。但是，由于双方的冲突已公开化，必然会给其既有观念带来冲击。对美国来说，日本政府否定历史行为的思想根源和发展势头使美国产生了这可能干扰制约同盟机能的隐忧。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报告指出，日本国内

① Yoichi Kato, “Comfort Women Ad is Direct Cause for Passing of Res. 121”, June 27, 2007, <http://chineseinvancouver.blogspot.com/2007/06/comfort-women-ad-is-direct-cause-for.html>.

② 胡澎：《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载《日本学刊》2007年第5期，第119页。

③ Hata Ikuhiko, “No Organized of Forced Recruitment; Misconceptions about Comfort Women and the Japanese Military”, http://www.sdh-fact.com/CL02_1/31_S4.pdf, p. 12.

④ Eric Almadge, “America’s Comfort Women, Tokyo Officials Kept Sex Slaves Working for U. S. Occupiers”,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6, 2007.

□ 当代亚太

对于美国在二战中和占领期间的修正主义观点正逐渐变成主流,^① 日方对美方事先警告的忽视以及事后相对消极的回应^②加剧了美国对日本能否积极配合其亚太战略的疑虑,也增加了其对日本政治外交长期走向的不确定性的担心,而美国对日的相关举措并未减少这些疑虑和担心。从日本的角度看,不管自身的言行如何,民意都认为美国应继续保持不干涉日本历史问题的政策,^③ 指责日本则更被认为是“背叛”。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2014 亚太展望”研讨会上甚至表示,美国(对中日)的介入会让局势更为复杂。这种明显有别于日本传统立场的表态表明,其对美国是否能够继续站在盟友日本一边已经不再那么确信。安倍亲信萩生田光一宣称的“在共和党时代这样拖后腿的事情从来没有过”的言论,^④ 则进一步暴露出安倍政府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和不信任,这显然不是后者希望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应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效果未能满足其全部利益需求。

在安倍政府任内,由于其相信只有彻底推翻战后历史定性对自身的制度和心理束缚,才能实现国家正常化这一核心目标,所以美国的压力只能有限、短期地制约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言行。同时由于无法彻底原谅美国在导致日本不正常状态过程中存在的“历史过失”,日本有理由对美国在战时和战后的很多行为继续耿耿于怀,上至“美制”宪法、原子弹轰炸、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核武装与主动攻击权利的阻挠,下至美国驻军占地、豁免特权、费用摊派等现实纷争都隐含着历史问题的影子;而美国即使仅仅坚持功利性的应对方针,在这些问题上的妥协空间也很有限。因此,随着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进程的不断深化,美日之间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冲突不会消失,而美国对此进行掌控的能力也可能随着日本抵触的加大而有所下降。

① Mark Manyin, “Japan-U. S. Relations: Issues for Congress”, p. 2.

② 2007 年本田议案通过后,安倍政府对此表示遗憾,一直拒不按照美方要求向慰安妇道歉,导致美国国会在“2014 拨款授权法”中再度提出“鼓励日方履行本田议案中的要求”;美方对安倍参拜表示失望以后,安倍在 2014 年的春季大典中继续向靖国神社供奉贡品,大量政府官员继续前往参拜。

③ “Generational Change in Japan: Its Implications for U. S. -Japan Relations”,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ugust 2002, <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genchange-japan.pdf>, p. 8.

④ 《安倍亲信反驳“失望论”,称华府“拖后腿”》,香港电台新闻主页,2014 年 1 月 18 日,http://rthk.hk/rthk/news/expressnews/20140118/news_20140118_55_978570.htm.